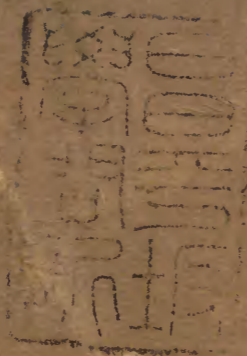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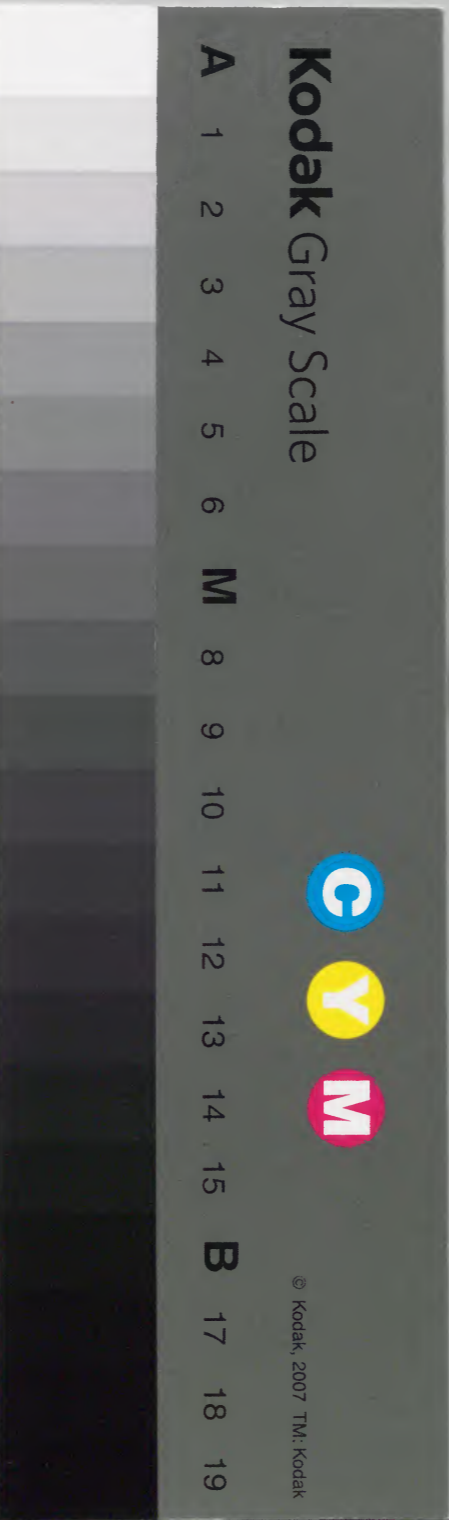


讀明律佩籥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51
冊數 8 (8)
函號 300 66



讀律佩鱗目錄

卷之八下

辨受毒傷附說補

辨火炎傷附說補

辨受杖傷附說補

辨跌壓傷附說補

辨悶死傷附說補

辨踏死傷附說

辨輦壓傷附說

淺草文庫

浮陽堂書記

卷之八下

辨雷震傷 附說補

辨虎咬傷 附說補

辨蛇咬傷 附說補

辨醉飽傷 附說

辨陰脫傷 附說補

讀律佩鱗卷之八下

奉差督理通惠河道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王明德私斬

次男 心湛較字

○辨受毒傷

凡服毒死者。屍口眼多開。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間有血出。甚者遍身黑腫。面作青黑色。唇捲發。舌縮。或裂。拆爛腫。微出唇亦爛腫。或裂。拆指甲尖黑。喉腹脹。作黑色。生炮。身或青斑。眼突。口鼻眼內出紫黑血。鬚髮浮。不堪洗。未死前

黧乙減切
音黧

縮所六切

音縮

炮披教切
音炮

鴆直禁切
嗔去聲

黯乙減切
音廩

須吐出惡物或瀉下黑血穀道腫突或大腸突出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中○毒○之○辨○其○辨○詳○矣○然
錄○中○所○辨○多○係○驗○中○砒○鴆○之○大○畧○而○不○知○世
間○可○以○致○人○于○死○當○不○止○于○砒○鴆○也○若○夫○人
于○身○死○之○後○其○面○或○青○或○紫○其○手○足○指○甲○或
為○青○黯○或○為○紫○黑○口○鼻○或○為○血○出○或○為○遍○身
青○紫○更○或○有○肉○為○膚○裂○陽○為○脫○落○者○豈○盡○服
乎○砒○鴆○而○致○之○倘○盡○執○是○以○為○驗○是○茲○錄○也
乃○以○洗○冤○而○冤○反○因○是○以○愈○積○矣○蓋○世○間○集

一○非○生○人○之○其○則○無○一○非○後○人○之○
相○犯○卽○凝○而○為○毒○非○獨○砒○鴆○為○然○而○參○附○為
尤○甚○人○第○沉○溺○于○補○之○一○字○盡○為○迷○惑○莫○之
或○悟○反○云○服○以○參○附○亦○不○奏○効○盡○以○委○之○天
數○抑○何○愚○之○至○而○天○數○之○冤○又○將○何○日○而○後
洗○哉○愚○見○人○之○素○以○參○附○為○寶○日○夕○服○之○不
置○為○其○所○殺○不○止○一○人○而○恣○行○殘○賊○不○可○以
對○屋○漏○以○致○孽○業○糾○纏○口○鼻○流○血○膚○為○寸○裂
而○死○者○亦○自○不○少○且○岐○黃○集○中○更○有○青○筋○脹

一症。卽俗所謂之烏沙脹。倘誤認爲陰症。藥而投之。則斷于不救。且爲症甚速。凡得此等症候。及陰症之不救者。兩手足指甲皆青黯。或盡青紫。甚則頭面及通身皆紫黯。緣其血敗。積而成色故也。又閩粵多瘴癘。凡爲瘴頭所中之人。自知身爲受病。急令人以磁鋒代刺。或于額上。或于眉叢。或于兩臂膊立出血。并餘。則瘥。若其所出之血。病而淺者紅而多。病而深者紫而少。若紫黑而極少。則染病極

深。乃倖而僅救者耳。凡其土人。每以得血稱賀。如或不得其血。或得之艱澀最甚。則咸謂不治。蓋其死也。其屍頭面。或多青黯。或盡紫黑。其手足指甲亦然。此愚幼年隨先文通公。赴任八閩。親見其云然者。非得之耳聞也。若未死之前。吐出惡物。或瀉下黑血。殺道腫突。或大腸突出等項症。則又肺癰。腸風。及中臟諸症。所必然。豈可盡恃爲中毒的驗耶。且毒之爲毒。暗藏于服食起居中。更有令人不可

方物者善為養生者更不可不知。如酒則有酒毒。水則有水毒。衣則有衣毒。房宅則有房宅之毒。而况日用飲食中其物性相反。不知誤食。以及庖人不善烹飪。未得其法。食之而死者更復不少。即如生葱之不可以見生。蜜河魘之不可以見吊。灰荷因其死之暴。而狐疑以推之。其寃又將何以共白哉。謹即見聞所及。筆以一一。聊補錄中所未及。

受毒傷補

一凡酒性最熱。不可又於火上炙飲。必為重湯。燒之而燒酒為尤甚。解之惟藜蘆粉。故賓筵歡會。賦辭之後。必繼以粉羹。此古易牙先得我心。所同然而更寓以岐黃之妙用者也。若燒酒則更不可。錫器盛。燒兼之過宿。倘為日稍久。不知誤飲。則能殺人。且云。其人之面多青黯。緣于錫無真錫。雜鉛者多。鉛氣剝落故也。

一驚蟄後。至九月。凡茶水在几上。經宿者。雖渴甚。切不可飲。因守宮之性。見水則淫。每于水內相交。餘

歷遺於水內爲性最毒如誤飲時急覓地漿水
解之或吐或瀉仍可拯救一二但苦不知所由來則
莫可挽若人所易犯更惟瓶內種花之水似爲最
繁飲或不妨而不知其毒更甚愚見一彼此最契
之友濶別日久忽爾驟臨相得甚歡留飲至暮自
遣其僕歸報主人宿之館中紙帳梅茶備極清雅
自謂款洽甚親比及晨興則竟斃于牀下所云主
人者愚所最契而死者尊人亦愚所素識其族好
事而健訟噴有煩言衆多不爲直然止以委之命

數爲詞終無以服彼不理之口其質于愚愚曰不
然命數二字雖聖哲不能違然亦未必適合若此
備詢情形據云其身半在牀半仆于下榻前供有
花一瓶所種之花盡爲拔散凡側詢以所種是何
花類曰臘梅愚曰吾聞臘梅最毒其子卽巴豆此
必酒極渴甚飲其水所致再詢以瓶今安在曰仍
在彼愚急拉死者尊人同往以驗瓶中僅遺餘瀝
而已時有老醫在座因爲昌言凡瓶中種茶之水
豈獨種臘梅者不可飲舉凡諸茶有邑可愛有香

暴水切
音蘇

可嗅除萱荅而外則俱毒不可飲試驗其口亦微
開不閉否視之果然問以故曰凡荅香而有色者
其味辛不可受故其口則微開羣疑始為豁然而
訟止
凡所著衣夏月汗透者切不可暴于日中如或暴
之稍有乾意必先置風陰之地令為承風陰乾如
惡其潮溼必欲暴令乾燥又必于暴乾之後置室
內淨地上覺已涼蔭始可著之倘于烈日中暴晒
將乾忽遇暴雨將至急為收放一處則烈日之毒

參附粗切
音蘇

即錮于內如遇酷暑煩極尚未汗盡時偶一衣之
則暑以引暑其毒立中受症全類傷寒庸醫不知
誤作寒症必至發狂譫語倘再誤投參芪荅朮山
陳桂附等劑陽以益陽未有不至口鼻流血不已
者乃一切愚類猶共誦曰藥以參附亦不能救諉
之命數豈不冤哉此愚身受其禍雖于昏瞶中幸
猶自知不可服盡為吐出然猶死而復甦者三幸
邀素所佩服之友藥以神劑而後救若其所劑則
不可舉以相傳倘或傳之不獨驚世駭俗目為妄

悖且恐庸流膠錮不知病而執方。更不知方而咎病。則又十死八九。將病與方俱受其冤矣。故不盡述非吝也。
凡久為封閉。房屋園林。其中毒氣最盛。切不宜急入。必為大其聲勢。或先之以火。使其氣為稍洩。然後借火氣以勝之。則不致為毒所中。蓋久閉宅舍。陰曠潮沴。溼毒閉結不散。甚或狐淫邪魅。借以潛踪。蛇虺惡獸。從而盤踞。若夫園陵深秘。山林叢積。更為山魃木客所出入。且恐或有異物潛身。姦徒

嘯聚。故先輩必令大其聲勢。先為驚而散之。一以使其聞聲預匿。一以免其猝遇相傷。是故知命者方不立乎巖墻之下。而况浮房秘室。山林叢木。更有不止于巖墻者乎。至于狐淫邪魅。語若荒唐。豈吾儒正論所當及。然事有寔然而莫可解者。則亦齊諧誌怪之一端也。前朝思宗末年。以國用不足。搜括內庫。檢至一所。封閉百餘年矣。奏遣司禮秉筆親行督開。方為啓鎖。則腥羶之氣從內而出。穢不堪聞。集數十人。大為闕喝。啓之良久。取在內封

耳而中切
音反

貯之箱于外檢所封且日則英廟以前所貯緞疋也。內有一箱檢至一二層穢不堪嗅再為檢取在下竟虛二層其緞不知何往于中所實乃一狐窟細草蒙茸頗甚精備中有已死乳狐三。大如黃狼皮肉剔然惟存白骨而首尾爪肋無一不全及檢箱之四面封圍纖毫未為拆裂初不知老狐之從何入從何出夏不解其既能入而窟之以生子又何為不能乳而生之以攜其出也司禮持以奏聞各賜其一各用金鑲寶之親承其事者司禮曹公

化淳車公應魁及吾家東王公也偶一言及仍為嘖嘖稱異繇此言之則凡幽房秘室所藏何一而不有哉知命者觀乎此愈當知所應避矣。凡年久臺榭池館藤蘿花樹蓊鬱之下止可偶一玩賞未可即于其下恣為烹飪以致偶為毒中前朝神廟末年閩中一田姓鄉紳初得園亭本縣邑侯素甚相得特免稅納其紳德甚掃除初就即宴邑侯于園中其時盛夏蓮華正茂飲將午夜席未及半邑侯忽嘖嘖不語疑為沉醉急扶鼻回入署

未幾卽時而殞且其縣素以蠱名于外因閩傳邑
侯爲本紳所毒事聞于上奏請逮繫獄遂成然獄
雖已成而卒無鑿鑿可指之寔卽入之以定斯獄
者亦卽各存疑案以待再推延至十餘載欽遣恤
刑往閱及半毅然曰酖毒之施所以復讎怨卽果
讎而毒之焉有大設筵宴廣集多人以肆其術之
理因訊本紳以宴客之因置自何年曰此係故老
所置用價購得之非自置也訊以在內亭舍曾與
新否曰仍其舊惟加汚曼而已再訊以花樹亦蔭

曉直禁切
禦去聲

蔚可觀否曰古樹逾圍竹木亦頗叢森內其植有
可觀深德恩賜于邑侯故先享邑侯以報德不意
乃至乎此更訊以被罪後曾以售他人否曰園以
甫得卽膺奇禍人咸咎之畏不敢受故雖家業盡
零而此園獨存恤刑曰如此則爾寃共白端賴此
矣隨呼縣令語以夙聞斯園甲茲邑當卽往迹仍
爲廣諭士民各攜餼酒以示同樂更命秘取畚鍤
等具備用衆咸莫解其故至期恤刑携縣令先往
呼士民隨之至則啓其園除闢草萊令士民中識

虺呼同切
音灰

前所宴邑侯之所而指之得其地巍然大厦也。蘿
積重簷薜陳古砌。恤刑曰斯紳之寃吾得之矣。當
與衆痛飲而後直之命諸士民各以酒餽雜坐盡
飲至醉以其餘各飲好事者盡令升高併力拆毀
于墻垣中得毒虺盈數石。若其不經見物則不計
也。恤刑曰砌古則陰沴積陰沴積則苔薜生藤蘿
附化溼生物因而依之將為蛇虺衣食之源。即為
蛇虺窟穴之地矣。而虺顛惡物又多乘陰氣以游
行若其捕生自養更以氣取宴設至夜蠅逐之類

必為叢積諸物遊行樑上吸其所欲而不得。涎墜
餽中誤而饜之焉。不立斃。若非斯圍猶存積土民
共見之其將何以白本官報德致疑之誣而竝以
洗前令施恩受毒之寃哉。愚童而聞之是即先文
通公大田治內舊事也。故悉其詳謹備以明毒有
不可令人方物處。惟君子其詳慎以驗之。未可拘
拘然止于驗其人之是毒非毒為定評也。
一婦女抱病最難醫治緣于望聞問三字皆未易設
于所用之劑。一有未當即可殺人。而最要要在胎

言○有○何○解○
前○最○忌○服○薑○附○新○產○最○忌○服○參○芪○苟○或○誤○用○則○立○
殺○不○可○救○此○愚○目○擊○身○嘗○故○知○之○真○言○之○切○愚○素○
不○知○以○所○生○既○多○遂○于○受○孕○臨○產○以○及○胎○前○
產○後○保○固○調○攝○之○道○無○不○各○悟○其○微○偶○一○用○之○寔○
多○殊○効○而○于○難○產○垂○危○母○子○莫○必○其○命○之○時○變○為○
奇○中○鄉○居○時○人○盡○異○為○得○之○秘○授○但○其○方○術○乃○因○
時○致○且○必○備○悉○本○婦○平○日○性○格○之○剛○柔○體○質○之○強○
弱○所○居○之○燥○溼○幽○厥○食○之○辛○燥○溫○寒○而○後○酌○而○
藥○之○故○不○易○公○其○方○于○世○吾○郵○向○有○一○邢○姓○者○家○

噎丁計切

音帝

睡孫和切

音鮮

齋渠信切

音館

素封其妻將產逾三日不下悶暈已無生理惟胸
前尚煖諸醫叢集莫知所措急問計于愚愚酌而
藥之囑令先以所煎薑其鼻得嚏則可甦俟其欲
飲漸以服之但能服及半其胎即可立生但于既
生後便當盡傾其餘恐誤令再服則不救維時西
蜀未通車書芻蕘騰貴其值越乎參之數倍愚更
贈以家所素蓄其夫感甚瀕行更再囑之比如法
以治果為得嚏而甦其妻知方之從愚得且贈以
真劑也急索長飲移時其胎立下則已息而腐矣

還莫侃切
皆滿

妻以生還自倖命夫焚香遙謝其夫亦以喜出望
外焚謝其宗若祖遂竟忘愚所諄囑舉家又各出
司其他其伺于產婦側者惟婦之母而已日擊劑
効甚且念參為補劑所用甚多合計所值約十餘
金不忍舍以服他人復舉以飲其女其女亦自謂
得効最殊復一飲而盡及其夫入戶則忽脹滿不
能臥且神漸昏暈復問計于愚愚曰此必產後又
服其餘否則不當如是令急歸察之倘果如是則
急為備無再計也既而果然又愚之胞妹于已產

還莫侃切
皆滿

十日後食雞子一二枚時以他事致悶含于胸未
吐醫人不知投以參芪不一月亦立斃此參芪殺
人之明驗愚因親嘗矣若薑附之不可用于胎前
則又亡荆身受其禍而陷于不知者亡荆相從十
餘年凡有孕從不輕語人恐其非真致滋訾議非
深至五六月亦不輕以自應素性使然耳知之者
惟一婢是年懷孕已將三四月衆莫能知愚復以
視寢赴長安其從兄自遠至欲見而禮之更衣相
迎時方冬月凡衣之所更則皆夏所暴而藏者即

前所云衣有暑毒當避者也胎爲暑毒所中激而生煩岐黃集中寔有子煩一症法在祛脾火養血涼血以安胎而腹痛脉伏熱極似寒又爲醫中之秘自非高年老醫不能辨其微若寒家上下更不知亡荊身懷有姪諸醫亦惟因時定症是以認爲中寒且脉以腹痛孔急伏而不起愈爲認煞公爲共訂咸謂非附子理中不可參附並投遂至愈加煩悶衆乃羣疑爲中毒妄以他物試之不驗亡荊卽以是夜終妻黨因寒家之疑致釁頗生雀角及

愚歸自都門體察人情則絕無有形其疑似者集衆醫筆其方各以附子理中對細詢面目爪指及一切情形復更無可跡之朕而潛視舉家上下又各安詳順適一似番欣予之歸里而獲卽安者揆理度勢皆不可以疑似求然以充寔強壯之體何由遂至暴亡欲爲窮理其信則無法可爲指寔以共明苟徒諉之理數復渺茫不可憑故雖一切好事之口皆自知設疑爲妄兩姓亦相合爲好而愚心則終搖搖然莫敢執已見以自信偶讀紫陽綱

言行俱解
目忽見大書直書漢大將軍霍光妻霍顯酖殺許
后不覺愕然久之蓋向之所以信其無他獨斷以
爲必無者則以婦女不比男子毒之甚難必有買
者傳者及伺于其旁而行之者絕非一手一足之
事既已遍察毫無其端縱云善匿豈以數人所行
盡能匿之如一是以執而信之若夫深宮秘院則
更爲不易又將何以肆行其毒害遂能應手而斃
急取其目閱之乃知所用卽烏附也蓋乘許后有
姬而中之而烏附最忌于有姬乃岐黃術中所備

著惜乎盡削而不存以致醫術中絕無有知其爲
忌者其以印之亡荆豈不信然然以詢之諸醫不
獨初攻其業者不知卽老于其術沉酣于中者亦
云未見其文檢以相示始共豁然則斯毒也夫非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耶自非愚爲堅信而
寢之紫陽直書而筆之無論婢僕遍拷寃沉卽亡
荆被毒之寃亦終古其不白可不慎哉信乎書之
不可不讀而宰相之必用讀書人信不誣也

○辨火炎傷

針灸死者須勾醫人驗針灸處是與不是穴道雖無
意致死亦須說顯是針灸殺亦可科醫不應為罪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針灸火傷之辨針與灸
原係二種今合一以為言則不詳針者針其
穴道針得其穴是其受病處所則針出而無
血針時亦不甚為痛楚此良醫也若不善者
痛楚固不必言甚有錯針其脉而死者業其
術者固不可不慎而身為抱病之人亦未可
輕為售人以必針更有癰疽腫毒及癩癧等

疾針放亦須備為斟酌其人神所在之說雖
曰荒唐然犯之寔有奇驗且載之曆中或亦
非盡無本而癰之屬氣屬血者則更不可針
針則必為傷生寔有所據非遙論也若灸法
則甚多端有以艾灸者有以蠟灸者有以油
燃灸者有以桑柴火灸者大約灸背灸左右
腕及背膊灸膝灸曲脈灸腰脰灸大腹小腹
皆可行惟項以上其項與太陽等處則斷不
可灸蓋頭為諸陽之首斷不宜灸灸之不獨

厥此由切
音秋
麻商豫切
音恕

難○以○取○効○且○恐○陽○以○益○陽○必○不○治○總○之○用○火
為○灸○多○用○于○癰○疽○凡○業○外○科○者○多○係○不○知○書
理○之○人○不○諳○用○藥○以○散○內○毒○惟○就○師○傳○以○覓
衣○食○殊○不○知○古○人○灸○法○傳○流○各○有○妙○用○原○以
達○深○沉○之○毒○于○外○使○凝○結○者○散○而○洩○之○惟○用
于○陰○伏○不○起○之○疾○又○或○陽○剛○太○盛○不○可○撲○滅
恐○其○旁○攻○則○潰○爛○必○甚○難○以○收○功○故○用○火○灸
殺○其○惡○使○所○灸○之○處○皮○肉○腐○朽○從○此○潰○決○此
卽○洪○範○九○疇○所○謂○之○沉○潛○剛○克○及○強○弗○友○剛

克○之○義○然○又○必○先○為○詳○視○其○體○具○之○強○弱○賦
性○之○淳○疵○臟○腑○之○陰○陽○生○平○嗜○味○之○厚○薄○而
更○以○詳○其○妻○妾○之○得○失○左○右○侍○奉○之○臧○否○始
可○大○行○其○灸○法○否○則○火○毒○攻○心○以○毒○益○毒○煩
燥○生○而○毒○愈○熾○未○有○不○迸○裂○而○斃○者○然○古○人
所○以○取○用○乎○灸○之○一○法○其○義○又○甚○微○大○凡○毒
之○所○積○無○不○繇○鬱○而○生○緣○于○肝○藏○血○肝○主○氣
其○性○木○木○主○生○鬱○則○氣○滯○而○血○死○以○已○死○之
血○積○而○不○化○而○積○鬱○之○氣○復○挾○之○以○生○則○其

凝而為毒是以先為癢燥若于微腫之間初
 見其白。醫人則多以其毒盛難治。何也。始以
 本乎木。木則傳乎火。火盛則水自竭。水竭而
 歸乎土。從上洩露。本金之氣以發端。故其兆
 從白。白則五臟遍傳而後生。故為毒最盛。醫
 而灸之以火。其義乃以火為木之子。母鬱得
 子則氣舒。若金固為土之子。而火更為土之
 母。伐其子。因以益其母。未有不共定者。是蓋
 醫中戰勝攻取之妙用。非庸儒所易知。然亦

須視夫人之體質強弱為何。如果能勝其戰
 勝攻取之法。否。如或不然。寧不載胥而及溺
 哉。謹以見聞末技。筆之以補戰勝攻取之或
 用。

火灸傷補

針灸之學失傳久矣。自故明末季。以迄于今。絕未
 聞有神其術者。故明嘉隆間。吾郵有神針某。其術
 得之秘授。凡就醫者。扶筇其挾。而往。擲杖徒步而
 歸。不以利為重。與司城某交頗密。無事則就奕于

經深宮切
音窮

音于
概初觀

城之楣適窶人妻產難鼻送門以外然貧甚所鼻
 概蓋不止桐棺三寸而已將出門赴所司請命鼻
 者止于側棺以陋甚遺餘瀝于地醫者起視見所
 瀝鮮詢以婦死之繇曰產難醫白守者曰是婦未
 死可活之命啓其閉解婦之胸按驗良久持針審
 視猛刺其心窩及針之半其婦忽氣伸而甦若腹
 中所姪則已呱呱而泣于足側矣令急昇回一時
 閩傳為神針舉城皆就詢曰此牛未及時子首尚
 未順而奔生其母用力太早子以其手挽定母心

包絡以致悶暈余所針者乃其子非婦之心也子
 負痛釋手奔生矣別無他奇試往視所生男左女
 右有無白手背透于手心之針眼否好事者趨驗
 果如言然其術卒不肯授諸人其友欲以子師之
 固求不許曰是術也業之極易精之最難凡人週
 身之穴易為指視審度若用針之妙端在乎心而
 緩急輕重出入深淺則又全在手法心法手法豈
 易傳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誤人甚矣非私余術
 以自秘余子亦命之改業弗以事乎此矣况他人

乎聞于末年盡焚其所著書曰毋以誤人自是其術遂絕

一人神之說愚最不以爲然妄謂神存乎心心存則神存焉有日爲周流之理凡遇言及者卽訕而遣之順治壬辰患病暑醫以爲寒始而散繼則重之以補死而復甦者數得余友診視大爲立下而生未飲時同舍有強不知爲知者謂其劑太厲恐行而不止則大傷加以人參數錢意謂劑雖洩仍不過甚殊不知卽以因之受禍故令解而未透焚毒

疾苦切
有平聲

積于大腸遂成臙毒晝夜呼號積十餘日逆急可當命醫急針之醫曰今乃人神在尻日不可針其以誤之來午詢所以曰曆中卽忌之患在終難收功欲其復完如初恐未易患以刻不能待令爲急針果以三載而後愈今雖內外不相通而其針之原跡則仍未泯天下事有理之不可信而寔有其事者此非其一哉愚旣強而自蹈矣謹筆之以免斯人之再誤

一箭鏃傷人多必入骨如所造之箭原堅則一拔而

逆比孟切
併去聲

出倘或箭頭陷入箭桿脫落則其鏃最不易取每
 每下箭鏃傷原非致命庸醫不得其法妄為鉗取
 以致傷殞者比比愚則有令箭鏃自出之一法用
 陳醃肉去皮取紅活美好者同其肥細切剉濃將
 象牙末及人所退爪甲為末共為研細拌入所剉
 醃肉內再為勻判令其合一厚敷箭鏃週圍約一
 飯頃其鏃即自為逆脫投他所竟有逆至二三尺
 遠者此係老于行伍者所傳據云係其經驗然以
 義言之寔有至理此術雖與針灸無與而箭鏃之

傷始有更甚于針灸者故隸而附之

○辨受杖傷

凡定受杖處瘡痕潤狹看陰囊及婦人陰門並兩脇
 肋腰小腹等處有無血癢痕

小杖痕左邊橫長三寸濶二寸五分右邊橫長三寸
 五分濶三寸各深三分

大杖痕左右各方圓三寸至三寸五分各深三分各
 有膿水兼淹浸皮肉潰爛去處

背上杖瘡橫長五寸濶三寸深五分如日淺時宜說

身頂降切
首撞

兼瘡週迴。有毒氣攻注。青赤撻皮緊硬去處。如日數
多時。宜說兼瘡週迴。亦有膿水淹浸皮肉潰爛去處
將養不敷。致命身死。

以上四條。係洗冤錄致杖傷之辨。杖傷分別
錄中已詳。無庸復贅。然杖之傷人。亦有不盡
在杖之輕重大約本乎氣者。居多。而服食起
居不知避。亦最足致人于死。蓋人之強項氣
激者。其氣愚戇不可回。一旦身膺責罰。則盛
氣攻心。鬱而自斃。勢所必然。至于保護不慎。

誤與他毒相觸。則更相乘。莫可救。凡其最
相犯者。又不可不示人以共知。為民上者。固
不容不執刑憲。以中國法。亦未可不深培
養。而重民命。謹筆其畧。以廣斯傳。

受杖傷補

一被刑之人。切忌臥之以蓆。而南方草蓆及竹蓆之
新者。更為尤忌。倘或不知。誤為與臥。則其氣相感
毒將深。不可解。不獨潰爛難痊。且恐或至不救。惟
以布帛網褥臥之。方可保其無虞。愚向家於時。怒

責豚兒其責甚重。適有老翁特以相告。究其所以。云南方草蓆乃燈心之母。燈心爲性直走心經。引毒入心則不可救。若竹蓆則係竹類。從來用杖多以竹代。竹性竿霄爲氣最烈。同類相感。故在所忌。且竹之初生其名曰筍。刻削最甚而竹青最涼。是亦引毒入心之物也。故並忌之。

○辨跌壓傷

凡從樹及屋臨高跌死者。看枝柯掛絆所在。並屋高低。失脚處腿跡。或土痕高下。及要害處。須有抵隱。或

物擦磕痕。若內損致命痕者。口眼耳鼻內定有血。

此一係洗冤錄致跌壓傷之辨。跌與壓亦係二事。合而言之則不詳。跌者從高而下。或失足。或自絆。其力在下。則所傷多在腿足。及臂膊。然其或左或右。又皆止傷半邊。如係人推而跌者。則其力在上。所傷多在頭面。及兩手腕。蓋推之力大。而人之一身。其最重莫如首。推而下之勢。必自顧。或兩手先爲至地。或出于不知。則頭面必先倒垂而下。雖亦未必

全傷而所傷定與自跌者不同。若壓則各有不然。如係兩人共擡一物。其一人力大。驟為擡起。一人力小。被物所壓。則所壓之肩窩及相對之手足。必俱有傷。如誤觸而壓傷者。又當辨其前後左右。如被壓于後。則前有跌磕。微傷被壓于前。則後有跌磕。微傷被壓于右。須並驗其左。被壓于左。須並驗其右。庶乎方為妥確。然被跌被壓之人。如非立斃。則又無一不可拯救。緣其氣血原未衰敗。亂而易整。

非同一成不移之症。難于補救也。如土因墮。口眼耳鼻已出有血。遂謂不可救。因而置之。則誤人多矣。予昔曾以已意妄定一方。急為醫治。立為救活。推而治之。全活不止一人。乃知人之暴跌而殞。尚有微氣存者。無不可救。惜乎庸醫泥乎師傳。全不知望聞問三字。惟迷惑于切脈一途。遂致誤殺。不可勝計。爰筆其畧。以資拯驗。

跌壓傷補

一凡跌壓傷重之人。口耳出血。一時昏暈。語之不知。呼之不應。詳視面色。如其生氣仍存。身體尚為綿軟。則皆可為拯救。但不可多人環繞。嘈雜驚慌。致令驚魂不復。急令其至親骨肉。或平日最契最密之人。呼而扶之坐地。先拳其兩足。束其兩手。緊為抱定。跌有微氣。再輕為移于相呼之人懷中。以膝緊鎖其穀道。不可令之洩氣。扶坐少頃。然後緩緩呼之。似稍有知覺。即移于其素所寢處處所。將室內窻櫺。盡閉。令暗。仍拳其手足。緊為抱。不可令

臥急覓童。便乘熱灌之。如得馬溺。更妙。倘童便馬溺。俱不可得。即一切人便溺。俱可。俱要去其首尾。止用居中一節。却要擇未食葱蒜而清利者。強灌以一二茶盃。一面用四物湯。照原方。加以三四倍。再入桃仁。去皮尖。及好紅苓。各一兩。全當歸。及南山查。打碎。各二兩。生大黃。二兩。童便。一大鍾。如係夏月。則加黃連。四五分。多用急流水。即于病人旁。急火煎半。熟。傾入碗內。承于傷者鼻下。使藥氣透入腹內。則不致入口。惡逆乘熱。用小鍾。強令頓服。

如其不甚受。則姑緩。不必過強。少刻。又令吞一小
鍾。只要陸續與之。吞盡。然終不可聽其腫臥。服藥
之後。其在下穀道。要用⊂力抵緊。不可令其氣有
偶洩。惟預備淨桶以伺之。如藥已行動。其人欲解
非至急甚。不可卽爲相依。恐其氣從下洩。以致不
救。竝以咎爲斯劑所傷也。必俟腹中動而有聲。更
復聲伏。又復微升而上。上下往來。及于數遍。必有
急不能待之狀。方可翼之以解。凡其所下。盡屬淤
紫。則毒已解半。方可令之睡臥。再如前劑飲之。卽

服至三四劑。亦不妨。必至所下。盡變爲糞。始不可
服。嗣後。惟用穀食調養。諸物皆爲禁忌。所忌者。反
是。誤服補劑耳。愚向有僕名一子。年幼而黠。性頑
劣。因偶得一騎。頗稱調良。衆僕爭乘以試。鞍未被
是。僕先登。余叔之僕不悅。持重杖。擊馬之背。馬負
痛急甚。奔佚絕塵。是僕不能控。仰仆于地。吾郵地
濱湖河。土最汚。下城市街衢。皆寔以磚石。故墜而
傷者。其傷最重。一僕馳赴日。某爲馬佚而墜。愚素
惡其劣。方幸可戒其後。未應復有一僕疾馳。口死

矣。詢所知曰：腸斷斷于何徵？曰：耳目口鼻皆出血，且所食盡出，非腸斷何至是？愚心動急往審視，知為未然，命其父扶而翼之，捫其唇稍頃，負以歸。延醫診視，咸謂其脈五敗，具備按之無根，將何救？其始難逾此，朝昏也。時日已曠，愚既不知醫，更不知脈，然每好強為解，謬為靜思，比我生人所云脈息無不本氣血以生氣，竭血敗而後脈止，五敗之脈本乎五臟，各有所感，因症以現，敗主乎一，始不救若果五敗俱現，必非氣竭血敗而然，殆繇五臟反

覆氣逆無統，血不歸經，以理論之，其為亂脈乎？且口鼻耳目皆血出，血并而上，非下血者，可比氣載血浮，安得有根？脈亂無根，氣逆所致，逆則順之，亂則正之，法當祛淤下氣，引血歸經，則亂者自正，乃可救之症也。何云無救？倘或脈沉則不救，無從然亦未敢妄逞，惟詢諸醫，倘于此等受傷之脈，或仍有根，將用何方以治？共曰：惟四物湯可。愚曰：懇即如方劑之以四立，取其劑併而一之，即出已見益以前之所增，親為督煎，坐視吞盡，而後歸。夜半果

復甦。索解急甚。下黑血斗許。熟睡竟一日夜。方寤。復延前醫。診視。咸曰。脉已如常。不必藥。備以愚之所合。及所加。相質醫共疑。有秘傳。愚備道其詳。惟一老醫曰。進余技矣。脉亂無根之論。最為暗合。醫術至理。吾輩泥于師傳。拘于脉說。豈不大誤。索所用方。筆以歸。其後。愚為酌用以濟人。全活不一。其醫亦因是行之。獲謝頗厚。勿遇。卽道其驗。嘗向愚曰。古云。醫者。義也。合宜而用。何方之可執。如果見。真知確義。本性理藥。本王道。雖勅。奚防乎。曷廣而

傳之。以利斯人。愚領之。十數年。因于所觸。併筆而著其詳。

○辨悶死傷

凡被人以衣服或溼紙搭口鼻死。則腹乾漲。若以外物壓塞口鼻。出氣不得。後命絕死者。眼開睛突。口鼻內流出青血水。滿面血。唇赤黑色。糞門突出。便溺汚衣。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悶死傷之辨。此等屍傷最難按驗。非曾為親見。較別得其寔者。則不

新田各切
音傳

詩律佩解

敢置一詞錄中所辨亦自有理愚謂以他物
壓塞而死者其兩手外膊不拘上下兩足後
骨竝心胸之前必俱各有微傷方是蓋悶至
睛突必壓之最重身雖不能展動未有將其
手足盡為壓定不能稍動者如或更恐手足
可為推移而不死則又必束而縛之矣如果
併縛其手足又當驗其有無束縛傷痕蓋凡
人一身皆以氣血為主一經凝滯即于其處
深入不解此理之可信者然自故明末季以

來又有兩種悶法其恣甚出人意表諱筆之
以廣見聞所未及

悶死傷補

一悶死之說多有乘其睡而悶之或閉之以物而悶
之皆有形跡可驗而人情狡險為思愈巧乃有將
人飲醉厚其氈褥挾令橫臥俟其睡熟然後將氈
褥捲而束之倒立片時即為立斃者據云竝無口
眼血出諸跡即或微有淨洗即無而酒氣倍為薰
蒸第云被酒受傷而已曾以無心問之行人云遇

讀律佩解

卷之八下洗冤錄補

三

此等須驗其大腹小腹如皆平弱而無脹形凡脹固無議矣在兩肋及心胸之前按之堅寔擊之無聲者即此是也若檢骨則傷在頂心及兩足心骨然彼亦係傳而知之非其所親歷終不敢以之為是姑存以俟共証

一謀命之法世變日遷為法愈奇近有欲殺之以滅口或殺之以復怨及受財而為代謀者其法則倍慘裂如欲相驗其屍遍體更無微傷不獨面目中絕無青黑紫赤可為疑議反更微黃而白一如病

標側格切音窄

而順受其正者此等惡法不知從何設想得之始作偏者寧止于世為寸磔而已哉其法以高桶二隻疊而合之約如人身之高下以下桶貯水令滿入石灰數升攪令水渾將人倒入水中再以所合之桶鉗蓋片時即斃名曰遊湖其人既斃之後用水洗淨毫無傷跡雖云有血倒出然見灰氣即回而血之應為凝滯于面目者得灰盡解此最不易洗之寃也然愚為細思此等疑獄非細為檢骨則不能得其真而檢骨之法又必止在腦殼之內蓋

石灰爲質重而沉滯入水不攪則滯而在下人當
倒垂入水之時自爲求生水中灰滓自浮有不從
口鼻而入者乎縱曰口鼻皆可遍爲淨洗而從鼻
灌者直入于腦灰最沉滯腦內必多灰滓以此爲
驗自無所逃雖此等檢法從未有以試之而以理
揆之似不甚謬但律中所載自古及今從未有此
等惡事是以絕無繩治此等罪犯之律愚謂倘或
遇之如得其情應爲請

旨一與造畜蠱毒之律同科方爲允乎蓋其謀中寓

謀慘惡更爲殆甚固未可止以謀殺論焉耳謹筆
以備讞獄者詳慎而備檢之。

○辨踏死傷

凡馬踏死者屍色微黃兩手散頭髮不慢口鼻中多
有血出痕黑色被踏要害處便死骨折腸臟出驢足
痕小牛角觸著若皮不破傷亦赤腫觸著處多在心
頭胸前或小腹脇肋。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踏死傷之辨其辨雖悉
然未細爲分別踏有人踏馬踏及驢驟踏之

別而人馬踏傷中又有緩急叢亂之分總以傷之多寡輕重為辨如馬為馳驟彼此皆不及避則馬之力大然所傷處少其傷必多骨折或腸臟為出若擁擠仆地而踏傷者為傷必多不止一處但不似馳驟者之力重而折甚耳人踏傷傷多成片而長一頭重一頭輕或叢踏不起者則輕重長短不一驢騾踏傷不獨較小于馬其傷之暈凝聚成形各自不同若為牛所觸傷係不知而驟攫者傷多在前兩肋之半小腹及心胸若牛佚而奔知而避之則又多在脊背及肋之左右矣大約此等傷痕辨之極易固無事容其多贅耳

○辨輦壓傷

凡被車輪揆死者肉色微黃口眼開兩手微握著處多在心胸脇肋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輦壓傷之辨輦壓者乃行車之地人不及避誤仆于地為車輪所輦壓其傷最重錄中所驗雖詳但未辨其橫豎

故止以心胸脇肋為言。殊不知車有橫輦。豎輦之分。則傷未可以一定論。橫輦者。人為橫過其路。車行急驟。不及挽回。其人跌仆。車竟從而輦過之。則或項或首。或心胸。或背脊。或肋。或小腹。大腹。以及或兩手。膊。兩腿。足。各有徑過傷。倘果如是。則死者亦有罪焉。何為急不能待。以致自誤。若此。如祿對面相迎。輦壓者。其傷必或手。或足。或肋。脇。却皆或左。或右。俱在半邊。但係豎而徑過。其傷必長。却多在

仰面。若人在前行。車從後至。其傷一如迎面。輦壓傷。但屬背面居多。如遇行車輦壓。俱在誤傷之列。追斷埋葬。是已然。此等殺傷之人。當分輕重。橫過及面迎者。追埋可也。半係其人自取。若從背後輦壓者。則應仍加以杖懲。却又。要辨其係曠野。係城市。城市地窄。則人不及避。要辨其為重車。為空車。空則易以稍止。而讓人。重則人應避之。以讓行。苟為斟酌。其輕重。不盡恃追埋之一例。則一切使車

豪惡知有所畏。斷不至恣意肆馳。壓傷多命矣。是亦冤之不必洗。而詳致其洗之。之一道也。

○辨雷震傷

凡被雷震死者。肉色焦黃。渾身軟黑。兩手拳散。口開眼閉。耳後髮際焦黃。頭髻披散。燒著處。皮肉緊硬。而攣縮。身上衣服。被天火燒爛。或不火燒。傷損痕跡。多在腦上。及腦後。腦縫多開。鬢髮如焰。火燒着。從上至下。時有手掌大片浮皮。紫赤。內不損。胸項背薄上。或

擊間圓切音驚

膊竹各切音專

篆壯衍切響上聲

有似篆文痕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雷震傷之辨。錄辨雷傷甚詳。然雷傷。寔有二種。有以惡孽滿盈。致遭天譴。雷為遍覓。得而擊死者。曰雷擊傷。其形一如錄中所辨。是已。亦有暑氣酷烈。時將大雨。龍為騰越。而其性最惡。蜈蚣及一切含靈之物。雷恐有以傷龍。先施擊伐。以助雨施。又或孽物匿于墻壁木石中。從而擊之。人適相遭。被震而死。則皆曰雷震傷。其形便未如錄

中所云。惟是面色深黃。帶黑黯而已。但雷之
為性。最喜嬉戲。苟于發聲時。不知敬慎。一以
戲謔處之。則戲以致戲。遂有不可知者。故孔
子于迅雷風烈時。必為變其容處。非止敬天
之怒。蓋以自檢。恐或即于戲也。而世說咸謂
雷從地起。愚曰不然。或亦時有從地起者。若
云盡從地起。則不盡然。愚嘗于曠野宵行時
遇之。其雷隨愚馬足。幾三十里。乃若叢火自
上而下。至地則散。然後激而之遠。其聲始發

愚于迷途中。借其光而後歸。蓋人止見火光
之自地起。而未見火之所從自也。至其伐惡
示警之妙。既令人凜然。更令人不可思議。聊
即愚見聞中。確有可憑者。筆而楮之。以助長
民君子警愚勸善之一二。

雷震傷補

一先王父起家甚寒微。所居止茅舍數椽。有湛姓者
鄰于舍之右。聲息時相通。具守望之義焉。其母孀
居數十年矣。止一子。傭菜以供母性善。不如葷好。

施與與王母同故相得甚歡微有所積王父助之
遂娶媳其母撫愛之至而媳則逆甚詈聲達四境
王母時教責之未敢犯也若母則愛之倍甚未幾
媳妊而產得男母愈喜出望外乃所產諸穢惡例
俟湯餅後始被而埋不為露傾于外畏汚穢觸天
日也母以得孫愈愛其媳竟穀之最上者親為操
日以飼意在得所歡且恐觸其怒有以致其疾不
意所炊過濃媳怒詈姑不堪聞立傾穢桶中母惶
急囑神自識主母聞其事急往解時已將午晴皎

晉力地切
音利

瞻於計切
音意

無纖曠雖云候在盛夏而炎熱則亦未甚俄頃遙
聞雷隱隱始自西北王父暨先文通公出視見烏
雲大如拳飛迅而起聲在雲中漸大如車輪惟覆
其室而止若寒家庭前仍烈日也及雲覆茫姓之
室其媳即于室中妄語急呼其姑求救主母同其
姑入室撫慰惟見室中流燭如螢火時見時沒雷
聲轟烈繞其室之內外王母以烈日當空雷電轟
集本婦復有所見此必天譴之矣囑其姑出為代
禱于空王母亦隨之出甫出戶叩未至地雷忽迅

言得仰角

震其婦已赤體跪烈日中而所傾穢桶亦置婦前
婦乃自訟生平不孝狀旋復一擊髮蔽于面而斃
斃後終跪不仆眾驚異咸為往視乃其室中纖毫
未為拆裂即窓櫺障風之紙亦未洞不知本婦及
穢桶從何出于外此王父暨先文通公所目擊每
于訓戒之暇即備道其異以示天道報施之不爽
云

一雷之為性陽明而正直最惡欺罔

本朝定鼎以來愚見被擊而死得其寔而有據者聊筆

一二以示欺罔害眾必遭天譴之可畏

本朝順治十年淮南北皆赤旱舟行陸地禾稼盡枯而
三時已盡偶得微雨惟蕎麥尚可將藝人為爭市
其種以佈價值騰貴每升至七八錢甚有以地偏
不可得每升至兩許以外者一秦州人家餘甚多
市于揚之邵伯鎮得厚利而歸復載其餘以至眾
共增價市買尚未肩荷忽陰雲四佈巨雷震迅立
斃其人若所載之麥則盡播棄而散行人擁集莫
解其故稍頃其僕震死舟內者復甦詢所繇云其

賈

卷之八下洗冤錄

三

主家積此麥幾二百餘慮不盡得價從而蒸之一以期其數增而利厚一以期種之不出更載以市凡前所載皆熟麥也故得此報衆共剖視果如言覆以他物令其僕守以待其家愚于次日適過其地聞是語呼其僕及家于其地者詢之因得其詳若康熙元年六月則又吾鄉事也愚卜別業于城內東南隅城以外爲曠野耕牧地道之左右皆污塹惟一小徑利行人晴日曷微陰而無雨愚方納涼館中忽電光起東北乍明乍滅環繞其地不息

或音等

瞪直正切音鄧

少頃倏趨而東南暴震如擊物狀卽愚館中地亦震撼愚曰此必有所擊也遣人出郭趨視一人擊仆于地衣盡解其素所用之戣列屍前若戣垂之外廓亦置于旁取視則劈爲四分矣其平如削僕至彼其人之母及妻亦至詢其何由知而卽來據云始而電光卽其家出入數四若覓物狀母懼甚與其子歸稍以鎮所恐妻出遙見其夫從道上歸日來矣電卽迅飛而出雷震後遂不復見意爲雷擊故急走尋視不意果然其同行一人目瞪口呆

詢之惟指其戲蓋素用此戲輕重出入其遭譴故如此檢戲殼所記則三十餘年矣僕得其寔歸報恐愚意其畏遠未至竝持所劈戲垂外廓四分之

一以証此皆愚所確見也

愚有老友備云江右一翁素棲心玄教服食行動外口夕惟趺跏而坐積數十年不移一日止高樓下靜習值暴雨如注雷電大震其夜樓之後壁為雷震傾其外半然未透及內明晨起視翁則逝矣其趺跏如故神色亦未甚改眾為周視墻之雷擊

跌芳無切

音孚

跏始牙切音嘉

處有跡若火焚形如寺宮長二三尺爪尾如畫遂相傳誦謂翁儒去愚曰此乃神遊于外因震不能復遂至淹逝非儒也又敝省江寧有報恩寺寺中有塔其塔燦麗甲中外守之晝恣觀者游覽昏則炳燈燭以利水陸行人始自故明開創之初歷三百年無異聞也延至

清初則雷火時為迅擊所擊多在于西未擊之先塔中泚泚有聲不數日即有其變要皆自下而上直至子顛如是者數次初擊時僧人不知其設榻于

西側者竟爲震死了無他狀後則聞聲而避皆不致再傷矣始知人之被震而亡亦未盡屬天譴而非擊之而死者其形固自不同未可以一例論也一做省京口名鐵甕城城臨江江崖有銀山寺廟貌巍然寺之門面大江門外卽通衢也時當霪雨行者數人避于寺門內雷電交作繞寺門不捨震迅愈烈因共議曰雷震如此必我數人中有數應擊死者勿以累此寺人各出禱于雨埃震發後方入遍爲出禱絕未有被擊者而震迅如故衆爲遍視

見蜈蚣一長近尺許附金剛之臂以金柄接而擲出之雷爲立擊而雨止取視惟餘軀殼而已此順治庚寅愚就醫京口養疾于江阿山庵中親見其異故述而筆之以知雷之所擊爲可異也

吾鄉江南之徽州大姓曰吳氏族始商山衆數千百丁遂名商山吳愚壻于徽有親道焉其族吳鷺客者年六十餘館于敝廬爲諸弟師偶爲言及雷霆作戲之異鷺客曰敝族卽有其二甚不可解一爲其族素莊靜誠朴敦厚鄉人皆善之但體胖而

畏熱夏則自閉廳舍。惟衣羅裙裸跣靜臥。婢僕非奉呼不令至。其鄉又以族繁地隘。各于廳肆上為樓。以置一切。皆重封而閉之。非其時不擅啓。忽一日當盛夏。迅雷轟怒。擊入其廳。而迅止。其妻以夫在急。率僕婢往。至則寂無所有。不知何往矣。遍視一切。絕無所損。意將所損在樓以上。急啓扃鑰。其夫則巍然直立于中。目瞪不語。飲以湯良久始稍寤。詢以其自何由。卒不知及。遍查樓中。無一被損者。遍視其所衣羅裙。則異甚。其裙乃杭羅所製。凡

下垂之經。盡存而于緯。則絕無其一。初不解人之從何得以入乎樓。變不解雷之止。取其緯之何用也。是年亦其族于他所。置有典舖。所積約數萬金。為利厚甚。其典素有女狐。善其司戶老翁。然惟日相嬉戲。而不及于淫。典中人時亦共見之。女狐嘗語老翁曰。語爾主。勿予惡。予不汝厲。處此頗足為益。若予他適。則爾典休矣。因習之不為怪。積十餘年。家果豐。忽于月夜。女狐辭若翁。謂將他適。且携酒餼誌別。老翁詢以何往。秘不言。亦不作楚囚狀。

惟日來午自知汝勿驚至頃果重陰雷忽迅發敗
其典之東隅火焰騰空下而復上者數眾為檢視
凡典中所質之銅錫鐵物無不各于其所各鎔為
一及檢衣物布帛珠璣絕無一損者惟屬金銀無
不別而鎔之猶曰在外者為雷火所致及再檢匣
中所藏其所錮之紙如故啓而視之則無不各分
而鎔矣且于篩之偽造者鉛銅皆各為分鎔不紊
即云雷火寔能鎔物何由能入匣內而紙更不為
之焚乃獨以鎔其堅且分而別之更如是之速即

非神借以嬉戲自娛耶倘執而斷之以理妄謂斯
典欲匿人所有故作偽語以欺世從而致罪豈不
大寃接筆之以破執一者之拘是

辨虎咬傷

凡虎咬死者肉色黃口眼開兩手拳握髮髻散亂糞
出有舌舐齒咬痕跡虎咬人月初咬頭項月中咬腹
背月盡咬兩脚猫咬鼠亦然

此一係洗冤錄致虎咬傷之辨虎咬傷人
多不經見未敢置喙惟聞廣多有之據云虎

之食人及一切畜類。一日食一觔。以日而加。亦以日而減。如月係大盡。則食三十觔。小盡止于二十九觔。確乎不易。此亦野人之談。如此未知果否。若所云其食以舌。則確有可憑。先文通公任八閩時。有得虎而獻者。剖其腹。毛皆向內。如捲。詳而推之。則以舌舐鬣之語。不誣。若相傳虎俵之說。以不可信。但據一切野人云。凡為虎食者。絕無寸衣。夏云有芴。伺而見者。寔乃自解其衣。然後跪伺。以聽其食。

假齒貝切

其亦天之所譴。如雷擊者。然第以假手于虎。耶。然堪輿家文云。埋葬犯其所忌。則應然。人子須知集中。具圖有二。皆前賢寥賴所扞。課為後驗者。皆曰。半夜夫妻八百丁。後皆奇驗。以此推之。則又地有所致。而不能免者矣。夫世于人之最惡者。皆比擬于虎狼。因其食人。故而虎則復有深知報德。以義自矢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援筆虎義。以媿人之背德。而更以相賊者。

虎咬傷補

一做省徽之休寧縣有義虎亭在通衢小阜上旁有小村過而見之者歸以語因以詢之休人備道所自云是地向係孤村惟一老嫗居此年七十餘止一子忽一日虎繞其居而嚎伺于門竟日不去嫗曰吾老矣必數應盡于虎曷啓戶以聽老嫗出囑虎虎不為威亦不去惟以其掌頰示嫗逼視乃竹篋刺掌中若哀祈代為拔之者然嫗因代去之虎躍甚作歡欣狀其子見母與虎狎亦趨視嫗謂虎

曰吾救汝矣毋忘恩此吾子也猝相遇幸勿相厄否則汝終墮落矣其虎熟視良久一躍而去是晚捕野物來置嫗窓下自是日為不缺其子或遇于途虎必送之以歸如是者數年不渝其後子以年長而娶衣更新歸自岳家暮而被酒虎不知為嫗子也誤食之復捕得物詣嫗所老嫗嘗之曰孽畜不知報德反傷吾子仍來何為虎為徬徨四顧繞室而嚎三日不已率負于道旁小阜上而死人共義之即其地瘞而碑後為好事者覆亭其上遂曰

義虎亭其詳載在府誌今其旁小村即老嫗為子所娶遺嗣也。

○辨蛇咬傷

凡蛇虫傷死者傷處微有齧損黑痕四畔青腫有青黃水流毒氣灌注四肢身體光腫面黑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蛇咬傷之辨蛇虫咬傷所辨亦悉雖未見之其理自應如是但蛇虫等物其所以傷人又有不盡在于咬者其辨固未可盡以文墨繩也。

蛇傷補

一蛇之傷人咬者為次曾遇樵而年邁者云其年少見有蛇名黃風其性最烈逐人不以首前行惟嚙定草根而倒擲每擲可丈餘旁以避之則可免否則不及避少時有同樵于野為所傷者其傷人之法更異乃倒束其人之身以尾入鼻竅其人遂不可救以此論之則並無齧損之痕青腫之色矣又豈可執齧傷以為驗哉。

一江右文場中曾有應試儒生為小蛇束頸三匝而

死其蛇亦為之俱斃殊不可解此先公已卯所收
 本房諸君共言場中歷來之異偶言及之鑿鑿可
 據非齊諧之論也要皆生平孽業所致不可以常
 理論然君子語常不語變故錄中惟語其常若愚
 之特為及之則因其錄名洗冤不得不並及其變
 以明冤之未易洗焉耳

○辨醉飽傷

凡醉飽死者以手拍死人肚皮膨脹而響者即是腹
 脹心肺致死

此一係洗冤錄致醉飽傷之辨醉飽雖云
 合言却亦有分有合有因酒醉飽悶死者有
 因食多飽悶死者有因酒食共多飽悶死者
 固不可以一例論大約所因雖殊而其腹脹
 則一倘尚未及于死則皆有可救之法惟誤
 用芩朮等項消脹之劑則死矣其法當備問
 其所傷為何物即用其物為灰好酒灌下急
 覓消導之劑以導之則立生如係麵食積則
 以麵為灰多加炒隻麥芽飯食積則以飯食

為灰多加炒黃神麩肉食積則以肉食為灰
多加南山查如係米麩肉食積而更雜以油
滯則以肉食米麩共為灰而于麥芽神麩山
查並為多加外用生大黃為末雜芒硝酒調
敷其前後心及臍上再用艾灸三四壯得汗
即愈若得即為便解更妙但此等醉飽之人
每于至極時不及自持務為協力持之恐其
誤為致跌則顛多不救綠醉飽之人其腸急
甚易于致斷故也

辨陰脫傷

凡男子作過死干婦人身上者真則陽不衰偽則萎
此一條係洗冤錄致陰脫傷之辨男女交媾
過度皆有脫症然男子得之則曰陰症女子
得之則曰陽症蓋男屬陽陽極而陰女屬陰
陰極而陽要之凡係脫症則一脫不可追與
陰陽二症有異若男女之犯陰陽二症者類
皆腹痛總由醉飽色慾氣血閉結以成疾務
在通而利之以散其閉醫人不知一以大補

受伊姚切
音邀

為劑顛多不救。然陰陽二症得之而死者其唇及指甲多青紫甚有通身皆紫者氣閉而凝故也。若所云死于婦人身上者則謂之脫錄甲謂以陽不衰為真其說似是然于女子則又何以為驗乎。向曾見有死于婦人身上者惜仍未得此錄則未令人詳驗故不敢干此致是否若陰陽二症其症最急苟不得其則立斃愚曾因誤而妄辨一急救法頗有奇驗爰筆以廣其傳。

陰脫傷補

歷各切 音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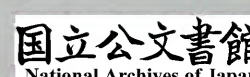
一陰陽二症各有其五不可單指乎色之一說致令人為諱言若其觸發所繇來經絡雖殊而歸根于氣閉則一苟不知此種道理惟以補劑投之則坎竅愈閉望生寔難乃不詳夫用劑之乖違惟歸咎于內感最深即參附亦不能施其効豈不大冤然參附施于男子如果係色陰仍可救濟一二如係食陰寧不立斃而况施于婦女之陽症乎蓋女子此等症候即或因色而起亦皆陽症不可謂之陰

其劑迥別此非醫之所能知離爻抽盡其體為坤
 固純乎陰矣豈坤爻抽盡其體為乾亦仍謂之純
 陰乎大易之理吾儒不講久矣而况醫之惟以市
 藥為活計者又何足以語此○前賢有云醫不執方
 合宜而用愚以散秩備員納言時有僕婦年已四
 十餘其夫其婦素不相洽乃婦忽腹痛如絞羣以
 時在盛暑症同癘亂求所以劑之不得愚方趨踰
 署中其夫馳求所以治癘亂法命以陰陽水各一
 鍾加炒鹽急攪飲之即愈蓋中暑而癘亂此方最

為神驗孰意其夫其婦素為不和數年以來皆各
 為異處獨于是夜忽爾共枕此豈人之所能知誤
 而飲之竟為淹斃及氣絕後方知為如此豈非命
 哉未一月又一僕于夜半亦為腹痛不支愚鑒前
 失恐其為陰急以他物試之果屬此症欲為延醫
 既苦夜禁欲候至天明則勢恐不救因妄為心剝
 取葱之有根鬚者同薑椒搗為極爛塗臍上以艾
 炙之及覓艾復不可得即以紙之最粗者揉而炙
 之至三四壯內知微溫痛覺稍緩隨以大壯連灸

之灸近十餘壯。卽索小便便後。再益以十餘壯。通身汗出如雨。昏然欲睡。再灸數壯。鼻息鼾然。令爲緊束所炙。母令脫。比及明晨。秩然如常。不獨無所謂痛楚。亦絕無所爲。疴羸怯弱之狀也。共爲相傳。凡症有相符。依此而治。無不立瘥。究所從授。乃自急不能待時。妄以其理治之。豈有所授哉。愚謂此方最便極截。凡係家居之人。皆可取諸宮中。而卽得。倘于薑椒。竝不可得時。卽以葱之一味行之。亦無不可。而此方。更不同于服食之劑。應分男女。總

以達乎其爲氣。俾令透有微汗而已。倘果預爲知覺。及時急爲救正。則所全寔多。又奚待乎寃矣。而後爲之洗哉。愚故筆之。竝以悟醫人醫方之未可盡恃。一驗試陰陽二症之法。又不可不知。倘不知爲之詳驗。將寔係此等症候。認爲他症。誤投藥餌。固足殺人。卽寔非此等症候。妄投參附。其立爲殺人。更厲故。如法驗視。最爲吃緊。其法。乃用雞子四五枚。煮極熟。去殼。用銀簪橫門雞子內。透出簪柄些須。乘



藝置臍上使簪柄爲之直立候雞子微溫取出簪柄看驗如係此等症候則簪柄青而微黑卽一面將藝雞子如前法置臍上輪流轉換使熱氣達內以透在內之氣俾令暫緩一時一面覓葱椒如前條灸法急爲灸之無不百發百中倘簪柄不甚青黑則非此陰陽二症矣又當按其本症藥而治之萬不可執方泥病而重咎夫方之不驗及病之不我範也謹筆以備拯救之一助

以上各條洗冤錄之致辨固詳愚更卽其義

以衍補之似于訟獄之冤亦釐然其或備雖然未備也冤之所積存乎其在上兩造無與也故生死之冤易洗蒙昧之冤難洗偏黨之冤易洗高明之冤難洗沉錮之冤易洗瞻顧之冤難洗無形之冤易洗而強不知以爲知任不明以爲明恃聰明而妄作消理法以肆行以及恣喜怒執成見直遂徑情文飾鈎據其爲冤也豈不愈以難乎其爲洗耶更有一種庸迂腐執葦奉教黃老志不本乎鋤強翼

弱議不軌夫大中至正一惟假好生以博虛
 譽強全活而執大法孰知夫生者免其死固
 幸矣彼之死而為其所殺者抑何不倖之至
 耶是以唐貞觀七年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非
 不甚盛德事綱目則大書特書曰赦死囚三
 百九十人夫曰三百九十人則獄非一程非
 同于株連蔓引者矣囚曰死囚則必囚已服
 辜獄成莫易者矣既非周官八議之所可幾
 更非虞廷肯災之所可念其為必不可赦罪

易夷益切
 音亦

應必死者可知夫于囚之應死罪在不宥乃
 無因而特赦之其于彼之罪不至死者又將
 何以為地耶將厚賞其金帛而縱之歟抑仍
 按其罪而發遣之歟倘仍按其罪而發遣是
 乃苛乎其為細反縱乎其為巨矣可乎哉故
 綱目大書特書曰赦死囚譏失刑也曰三百
 九十人譏赦濫厚小人以幾倖而重君子以
 大不倖也若夫雅慕好生不識大義浸淫以
 致自弊更復比比歷代所傳姑不具論即如

故明末季恤刑某頗以公明自勵私行體察
 夜過某獄聞讀書聲終宵不輟托故入訪乃
 一少年秀士美如冠玉閱其文則彬彬然遂
 動憐才之念比及按閱乃曲原而縱之甫釋
 枷鎖即見一美女子直入後署命役往視無
 有也親入自檢其女凝然具在謂恤刑曰彼
 殺我應抵我命汝釋之且以污我名寃為汝
 蔽不可復伸將于汝是索自是伺之不捨恤
 刑遂瘋魔不復能視事不獨名墮壽且以是

斃詳究所以乃秀士與此女為比鄰獨居樓
 上女素貞烈數挑不應士不能遏挾刃強勒
 終為嚴拒不就遂怒殺之此成獄也竟強移
 于其已死之僕偽云僕與他人爭姦致殺殺
 之者其僕非主也寧不寃而更益之以寃乎
 又如本朝順治己亥海逆上犯沿江失守聲
 勢震赫遠近靡然若狂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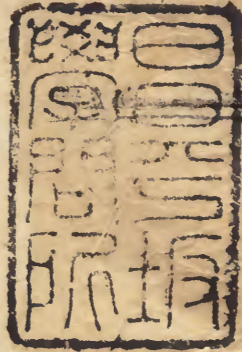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整旅親征後以大定而止大江南北橫
 被煽惑其係迫脅以從者固多而妄貪自恣

借勢張威。以魚肉生民者。亦不少。凡所首告。廉得寔據。苟不少加勦懲。將何以懲前而警後。渠魁之殲。卽古聖先賢亦所不免。豈可槩爲祝網。仍以罪大擒報之人。乃臬司姚君素具慈祥。更益以當事者惑于浮屠邪教。不務智而槩欲從夫仁。且姚君生平。惟知力學攻苦。博第後。復讀書中秘。吏治非其所宜。讞獄于廷。在囚則絕無可生之道。而所讞乃盡屬解網之詞。致煩特遣重臣就訊。乃一時臺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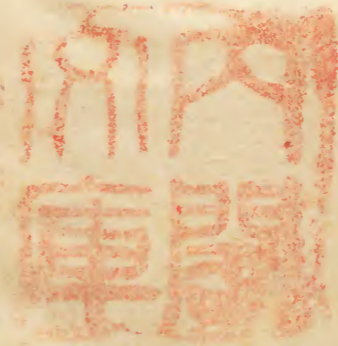
更復有訐其所惡。以遂私而肆報復者。初不知其父若兄。親若友。手墨猶有存焉者在。被訐者。知不免。乃盡持以獻。按册而稽。皆以叛擬定案。遂至駢擬八百有餘人。而訐人以肆報復者。其若父若親。皆爲一網而盡。且株而連之。亦以竝及其身。其時有子殺父弟戕兄之譴。而詳推所以致此之繇。則始于姚君一念之不忍。以致遣使質審。株連蔓引之不已耳。其姚君讞獄之詞。皆密而未傳。未易備具。

若吾郵數案。愚以讀禮鄉居。知之則最悉人。方盛傳姚君德澤之不可幾。而愚于伊時。卽斷以禍胎之必。于是積猶記其讞獄之畧曰。某某雖授有偽守備劄。但在營僅一月。某某雖撥有其等號布。但在營止旬日。相應免罪。云云。卽此而論。欲求內廷一如其議而可之。得乎。而姚君則亦緣是罪坐。故出而賜帛矣。豈不可哀之甚哉。是以昔賢有云。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則殺之又曰。殺以止殺。則殺之。歐

乃必加以不煩擬議。不涉游疑。不假瞻顧之詞。何居非以所利大。所救普。獄結案成。旣免輾轉于誣連。更免衆証于轉徙。庶不令大慙。逋誅。開姦邪邀倖之門。更不致無辜被累。重桃僵李代之懼。義之極。卽仁之至也。讞獄君子。慎母慕仁人之號。一惟之其所以爲仁。則律例明。國法彰。民志定。予以克臻上里。



矣願讀法者敬其慎諸



文
北
己
巳

